

我的父母奉命掩护中共上海局(上) ◆ 方虹

刚到根据地 衔命又返沪

1933年，我的爸爸方行18岁离开常州来到上海，住在他老同学瞿维(后成为著名作曲家)的姑妈家。他去参加上海青年会代理的上海法院招聘考试，当时应考的人都是西装革履，而他却因一身土气被门卫挡在电梯外。结果，没有想到他却考取了，被上海法院民事庭录用为录事。录事的工作就是为法院的判决书刻钢板，抄写传票和出庭的记录，是一份收入微薄的职业。从此，爸爸开始在上海谋生并奉养住在常州的父母和妹妹们。

抗日战争爆发后，爸爸跟当时所有爱国青年一样出于对国家存亡的忧虑和对现实的不满，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他慕名进入由当时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出面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每天晚上在讲习所听课或者参加活动。这个讲习所是中国共产党面向全国社会的教育阵地，由王任叔领导，余沛文具体负责。爸爸担任同学会主席，组织学生读书会，带领同学们到社会上演出等。1941年，爸爸以讲习所自筹自办的进步刊物《学习》(后更名为《求知文丛》)杂志记者身份第一次去苏北根据地，在那里见到了陈毅军长。陈军长向他打听当时上海的知名人士郑振铎先生，并给郑写了一封由他与刘少奇签名的信，请爸爸转交，信的内容是希望郑先生到根据地去。

1942年，爸爸第二次去苏北根据地，任务是筹办江淮大学。离开上海时把仅有的家当全部处理掉，没打算再回来。妈妈王辛南出生在上海，自小在教会学校读书，长大后在那里做教员，后来从沪江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女青年会任职。这次她和爸爸一起去根据地，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没想到不到一年，组织上就要求他们利用在上海的身份与社会关系，做中共地下机关和电台的掩护工作。就这样，他和妈妈又被派回了上海。

筹资办药厂 秘密建机关

1943年初，新四军城工部领导刘长胜指

1942年，爸爸第二次去苏北根据地，不到一年，组织上要求我的父母利用在上海的身份与社会关系，做中共地下机关和电台的掩护工作。就这样，他们被派回了上海。

► 我的父母方行与王辛南

示他们在上海利用社会关系，设法筹集资金办一个尽可能有些规模的企业，以备必要时作为负责同志来沪安全可靠的立足处，并指派戴利国和他们一道工作。这是因为戴利国的父亲是做西药生意的。而我妈妈是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曾经在药厂工作过。新四军当时需要大量药品，上海市面上假药太多，很需要靠得住的药厂，于是他们决定开一家制造西药的药厂。我爸爸回老家常州并在上海多方周旋，终于筹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经过大约一年的筹备，以生产针剂、片剂、液剂的进化药厂开张了。药厂全称为进化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恒澧(当时的大赉被单厂总经理)，总经理戴振华(戴利国之父)，经理方鹤亭(当时爸爸化名方鹤亭，后来很长时间内刘晓等写信给爸爸还以“鹤亭兄”称呼)，副经理贾进者，襄理戴利国，厂长金荣光，副厂长王辛南，会计邱子平(共产党员)，共有职工二三十人。我妈妈请来沪江大学名教授做药厂的顾问。

药厂开张后，生产的都是新四军急需的药，主要有治破伤风的药和各种疫苗。厂里日夜加班生产出来后交给张执一，他再派人连同其他物资一起运往苏北根据地。

进化药厂址在愚园路愚谷部121号。这是花钱顶下来(买断使用权)的双开间三层楼洋式房屋。我爸爸看中这里，是因为愚谷邨的弄堂北通愚园路，南通静安寺路，东临迪化路(今乌鲁木齐路)，而且121号处于弄弄底，室



内围墙外就是迪化路，一楼有独立的门，不经过弄堂就可以进出，这样加上前后门，共有三面均可以出入，非常便利。这时，我们一家大小住在后楼后厢房和三楼前楼，虽然经济上非常困难，但是为了在人前维持排场，家里雇了佣人和厨师，以各种名义常常请客。来客中还有个汉奸局长的太太，是我爸爸同学的姐姐。因此，邻居都知道这家人家在社会上“有路道”，包括一个住在同一弄堂的“76号”特务也对药厂从不怀疑。

愚谷邨常年人来人往，他们或走后门或走侧门，有时也从前门进来。来的客人往往手里拎着蛋糕点心盒或者带些给孩子的玩具，我父母则热情迎客，家里总是很热闹。来人进屋后，围桌坐下边喝茶边聊天，桌子上放着麻将或扑克。每当这个时候我父母则在楼下或其他房间佯装做其他事情，注视着周围环境，警卫放哨。家里佣人和饭师傅在灶间里忙碌。到吃饭时，我爸爸就出来招呼客人，饭菜上桌客人围坐一堂，谈笑之声不绝于耳。饭毕人散，主人分别由三个门送客，一切都做得自然妥帖。

掩护张执一 上海搞起义

1945年7月，张执一代表新四军从根据地来沪，联系吴耀宗、郑振铎、陈巳生、严景耀等社会知名人士。组织上指示由我爸爸安排张执一在上海的食宿。他先安排张执一住在药厂副经理，他的朋友贾进者家中，后住在他的

13.听天由命

初夏的阳光从窗外投进来，常若雨没有觉得热，反而觉得这阳光为这间屋子增添了某种热烈的成分。面对一屋子的番茄汁，常若雨感到满足。清闲总让人发慌、发空，加上母亲的唠叨，几乎到了度日如年的地步。但是现在好了，番茄汁的价格已经谈妥，也一箱箱地搬上来了。

“好了，你的这间屋子已经被全部塞满了，你慢慢卖吧。”方亮喝了一口冰可乐说。“全部卖光也就赚几千块钱，值得你这么高兴吗？还这么辛苦。”“其实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不能光靠这个，番茄汁卖完怎么办呢？得有一个长久的东西。”

“长久的东西？我店铺里的东西都是可以长久供应的呀。”“这个不行，我信誉不高，根本卖不了。就是你，也是薄利多销，每个月也就赚几千元钱。除去吃饭开销，你还能剩多少？我想过了，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并且已经有点思路了，但还不成熟。我想试着做做，成功的话再告诉你。”

“哦，是吗？透露一点给我听听。”方亮嬉皮笑脸地说，显然觉得她肯定是异想天开。现在开网店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多数卖家是赚不到什么钱的，而常若雨却想靠这个来发财，显然不切合实际。若是再早5年，是大有可能的。可是目前这个社会，一个行业盈利了，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进来跟风，竞争也会一天比一天激烈。常若雨一个新手，怎么可能颠覆目前网店的现状呢？

常若雨眼睛里的表情沉淀下来，“你就跟我妈一样，就不相信我。你们就等着瞧吧。”“我知道我知道，”方亮赶紧说，“我们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早就说了，你具备做生意的潜力，说不定以后我要好好跟你学学呢。”

常若雨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心话，他只是想讨她欢心，可她不需要这样的巴结，她想要听真话，因为这样才对她的事业有帮助。

“你今天要是再敢说一句这样的假话，马上就离开我家。说！你为什么觉得我不行？”“我没觉得你不行啊。”方亮想继续说着讨好的话，但一看到常若雨瞪起的眼睛，马上

同乡、老同学范秉义家(后来贾和范都加入了共产党)。这次张执一特地来愚谷邨了解了进化药厂的情况。从根据地来上海的人，我父母首先要为他们改变装束，购置衣物，常常为了救急，要向体形相似的舅舅们借。张执一的夫人王曦来上海落脚，我妈妈为她布置新家，准备日常生活用品，还认真教她上海人的衣着举止。

这年的8月16日，在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次日，张执一即从根据地来沪，住在进化药厂。17日，刘长胜、梅益也由根据地来沪，也住在进化药厂。当时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就是来领导这次起义的，并计划起义成功后，由刘长胜和张执一担任上海正副市长。刘长胜让张执一继续住在进化药厂，并要我父母一定掩护好他，保证安全，他自己和梅益分别移居别处。张执一为了武装起义事，成天在外奔忙，常常深夜才回来。除了分配我父母做些联络和文字工作外，戴利国骑着自行车往返于上海和青浦之间跑交通，通过那里的淞沪支队的电台与新四军军部联系。张执一在进化药厂住了二三十天后平安离去，从此这里就成为领导同志常来开会和谈话的地方。

办报被停刊 觉园建电台

后来根据中央指示，上海中止了武装起义。刘晓和张执一将梅益约到进化药厂，和爸爸一起商讨在上海筹备出版党报《新华日报》，梅益为主编，指示爸爸立即为报社找合适的房子并解决印刷问题。不久，重庆《新华日报》的徐迈进也为此事来上海。经过多日奔走，爸爸顶下了朱葆三路(今溪口路)25号2楼11室，这里可供20余人办公，公开挂出“《新华日报》筹备处”的铭牌，并洽定了印刷所。可是，国民党不同意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这个地方只能改为继《救亡日报》后出版的《建国日报》社址及编辑部。《建国日报》的社长为郭沫若，总编辑为夏衍，于1945年10月10日创刊。但到22日就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下令禁止发行，不得不停刊了。

就乖乖说了心里话，“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事业上的成功总少不了竞争，而你过于善良，所以也就打败不了对手，自然也没有出人头地的成功。”

“原来是这样。那是你不了解我，善良不等于愚蠢，你等着看吧，会让你吃惊的。再说了，按你的理论，成功的人难道都是大恶人？就没好人了？”常若雨说，“去吃饭吧，妈妈都烧好了，看你都忙了一上午了。”

“哎。”方亮高兴地一口答应下来，还有什么比能在常若雨家吃饭更浪漫和温馨的事情呢？他拉着常若雨的手就往饭厅走。

常若雨皱着眉头甩开他的手，“干嘛？拉拉扯扯的。记住，男女授受不亲啊。”方亮有点尴尬，“我没别的意思，我们是好朋友嘛。”“好朋友也要保持距离，这样才能相互尊重。”

方亮的眼里滑过一丝阴影，他感到自己对常若雨的感情就像陷进了沼泽地，越挣扎就陷得越深。索性听天由命，说不定常若雨哪天会改变心意，拉他上岸。这么一想，马上又海阔天空了，笑容重新回到了脸上。

吃饭时，常妈妈有些怎么愉快，她对方亮说，“你看我们家小雨，刚卖掉一批臭烘烘的小鞋子，现在又搬进来一批沉甸甸的番茄汁，这哪像是女孩子家干的事情啊？方亮，你说，小雨这样下去可怎么好？”

方亮一愣，他诧异常妈妈对他的态度怎么变了，好像很像看不起来网店这件事情似的，他不知道自己是谁里做错了，对常若雨，对常家，他是尽心尽力的。

“哦，哦。对，我以后注意，以后不给她揽这样的活了。”方亮尴尬地笑了一下，又看了一眼常若雨。常若雨似乎也有些不自在，闷头吃着饭。

“我就是让她正儿八经地去找个工作，然后再正儿八经地嫁个男人。这男人呢，也得有个正儿八经的工作……”

“妈，你啰啰嗦嗦个什么呢？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方亮，你多吃点啊。”常若雨终于忍不住制止了母亲，她也搞不懂母亲对方亮的态度怎么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只希望午饭快快结束，好等方亮走后，问个究竟。

文学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

修晓林

40.解剖自己

2001年12月，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那天，我到二十一世纪宾馆看望安徽作家王英琦。聊着聊着，王英琦突然说：“我们去看残雪吧？”我这才知道残雪已经从湖南搬到京城居住。

终于走近残雪的住屋。还未有铺上地板的水泥地，很简单的家具，供暖不足，身上好久未能暖和起来。靠着残雪给我们递上的暖水袋，这才有了温暖的感觉。残雪的笑声很爽朗，穿着和走路的姿势，给人一种农村妇女简朴素净的感觉。她笑着，口气轻松地回答：“我都到北京了，省作协的代表海选，怎么会有我呢？”这是她事先预料的事情，所以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前瞻者”的心态，自然是平和安稳的。

这次与残雪见面，我对她说：“有满意的小说就寄给我们，支持我们的刊物。”几个月后，她就寄来了短篇《家庭秘密》。我将之发稿后，她给我来信。

2004年底，我到京参加由我责编的文兰长篇小说《命运峡谷》研讨会，特意抽时间，与部队作家好友江前明到京城西三旗桥的金榜园小区看望残雪。残雪的这套住房，比三年前海淀区牡丹北里的住所又要宽敞些，地板、家具、书橱、厨房用品包括窗帘，都是崭新的。我给残雪送上一小箱上海特色点心万年青饼干。

坐定，喝茶，随意聊天时，说起了“纯文学”的话题。残雪说她总是认为，看似读者不多的纯文学，其实有着最深的世俗关怀，而作为一位作家，应该具有一种纯文学的理想。这种理想，就如同《圣经》和博尔赫斯，如同曹雪芹和鲁迅的作品，探索着人类精神和心灵的本质。残雪说她在写作时，根本不会考虑别人的看法，那是一种只在乎倾听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声音的创作状态。纯文学作家的世俗关怀，其实是最深层次的、抵达人性之根，关乎人类思想丰富、道德健全的精神之光。

残雪还认为，人的精神不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人性里面的矛盾、斗争、自我批判这



些都是西方经典文化所具有的，中国从五四以来才有这种意识。我们要想有关于深刻人性的文学，就必须向西方经典文学学习。她说：“我是属于天生创造力比较强的那种，这与我从小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我生活在一个追求理想的家庭氛围里，而且接受了西方的理想主义。如果不学习西方文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注重有宗教情怀的追求人性的新文学，而不是停留在那种旧有士大夫的情调之中。”

我问残雪：“你认为伟大的或者说具有永恒性的作品是怎样的？”残雪的语速越来越快：“这类作家的作品无论经历多少个世纪的轮回，依然不断地得到后人的解释，使后人产生新感受。这样的作家身上具有神性，有点类似于先知。就读者的数量来说，这类作品可能在一段较长的时空范围看似静默，甚至一开始被冷落被埋没。但终究，这些文学著作的读者，会远远超出一些通俗搞笑读物作家。人类拥有一条隐秘的文学史长河，这条河在最深最黑暗的地底，它就是由这些叙写本质的作家构成的。她是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进行纯精神追求的镜子。”残雪认为，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都具有内心自省、精神自我批判性质。在残雪心仪已久的“明星列表”中，有但丁、荷马、莎士比亚、弥尔顿、塞万提斯、歌德、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圣·埃克絮佩里、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残雪用她特有的坚定语气说：“没有精神追求的文学是伪文学，描写表面经验的文学是浅层次的文学。”

与残雪话别，她将我和江前明送到楼下。京城的冬天，不仅有凛冽寒冷的空气，还有轻盈飘洒的雪花。小区碧绿的冬青树和走道边的土块疙瘩上，残留着还未融化的白雪，远远望去，好似朵朵白云飘落在静静的大地上。残雪，经常无语却有独立的个性，看似残缺却是拒绝轻易融化，冬日的晴光下，她在默默展示着不尽的心语。车子发动了，残雪在那儿向我们招手。

“我的作品全部都是在解剖我自己。”残雪如是说，这就是它的顽强。“我的根，深深地扎在幻想王国的黑暗处。”残雪如是说，这就是她的坚韧。

本书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项目资助。明起连载《上海方城》。

小店开张三周年



凌寒